



大跃进中的妇女

工业战线上的女尖兵

贵州省妇女联合会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妇女火箭炉……………张惠林 (1)
- 五女同心办工厂……………张淑芳 (6)
- 女高炉上的尖兵——陈德玉……………张国英 黄际强 (10)
- 永远听党的话……………唐昌珍 (16)
- 技术革命中的突击手——黎仁美……………省工会 (20)
- 超过师傅的女学工……………遵义市昇华硫磺厂 (25)
- 为钢铁而战!……………罗尔珍 (30)

婦女火箭爐

張惠林

我是遵義縣石板鄉“婦女火箭爐”的車間主任。今年六月間，鄉黨支部號召全鄉人民苦戰三天三夜，建起煉鐵土高爐，叫鐵水縱橫流。我們三十九個十四、五歲的姊妹，響應了黨支部的號召，從水利戰綫轉到鋼鐵戰綫上來，動員了各家的弟弟妹妹，用螞蟻搬家的辦法抬木條、泥土，苦戰了兩晝夜，就把高三丈、寬二丈五尺的“婦女火箭爐”建成了。現在，我們已經掌握了煉鐵技術，成了“婦女火箭爐”的主人。

開始建爐的時候，爐師見我們都是些小姑娘，不相信我們能煉出鋼鐵來，成天擺頭嘆氣。在煉鐵的時候，他找了兩個男青年在爐前操作，只准我們拉風箱、上“陽橋”，爐前操作連摸也不叫摸一下。我們心里確實有些不服。祖祖輩輩別說自己煉鐵，連看都沒有看見過，不懂技術有啥稀奇的哩？不讓我們學，一輩子也會不了。心里不舒服，還得聽他們指派。那知第一爐就出了毛病——打“狗兒”（鐵和渣結成塊塊）了。爐師喊一聲“熄火”！大家心里就涼了半截。下了火，天已快黑了，鋼嘴也壞了。支書知道這個消息後，叫立即點火不能停止生產。點火倒是容易，但是鋼嘴要到四十多里路遠的地方去抬，困難很多。爐師急的淌大汗、嘆長氣，埋怨不該把他派到“婦女火箭爐”來。我當時想：這能算啥子困難？這點困難克服不了還能叫鐵水縱橫流嗎？“婦女火箭爐”能甘居下游當促退派嗎？不，絕對不能！吃飯時姊妹們一討論，一致提出：立

馬去抬鋼嘴。于是放下碗，我就和王順杰等五个大一点的姊妹，打起灯笼、火把，扛着繩子、杠子出发，連夜把三百七十五斤重的鋼嘴抬回来了。大家立即动手修理安裝，直到安裝好、发火了才去換下湿透的衣裳。张支书赶来，紧紧握住我們的手，鼓励我們說：“小姑娘們！你們真不愧为火箭炉上的女战士！”經過这一次战斗，使我們更加相信自己克服困難的力量了。

修好炉子后，我們第一次就炼出了一千八百多斤鉄。第一炮打响了，全区到“妇女火箭炉”来开現場会议。区委把紅旗給了我們。姊妹們的勁头更大了。都想很快掌握炼鉄技术，放卫星。可是我們的炉师，偏偏不教我們炉前操作的技术。嘴里說：“姑娘力气小，使不动家伙。”脑袋里却装着很多封建思想，嫌姊妹們身子“不干淨”，怕沾污了火神菩薩炼不出鉄来。但大家学习炼鉄技术的决心，沒有因此动摇。工作時間內不教，就利用下班以后的机会来学。有时听风音、看火色，看得連吃飯也忘記了。有一次一个在炉前操作的男青年，头天熄火，第二天就去搪炉，炉里溫度太高，人悶昏了，送进了医院。王順杰就自告奋勇代他在炉前操作。炉师手指着鉄火棍喝道：“走开！这家伙百打百斤重，你扛得动嗎？女娃子家学啥子炉前操作噢！开天辟地也沒有听說过。”还說了些不好听的話。姊妹們生了气，要开会和他辯論。要求支书把炉师調走。可是，我們究竟只是瞟眼学得的技术，还没有上陣較量过，支书覺得还没有把握，就劝我們耐着点性子学，也个别地批評了炉师。給他說：“这些姑娘都是打石英雄，不能小看她們！”他口里答应了，心里还是不服。

就在这几天，区委号召使用白煤炼鉄，我心想：这个办法能節約木炭，保护山林。过去我也常想，解放以来，我們在党的领导下，大力进行了植树造林，老是用木炭炼鉄，需要很多

木材。把剛成林的樹枝砍來燒木炭煉鐵，總不是個長久的辦法呀！但有不少人不相信白煤能夠煉出鐵來。我回想過去，共產黨從來沒有說過假話，做不到的事情，絕不會號召我們去做。回到工地我向爐師一談，他立即回答說：“我在白果鐵廠干了半年多，許多高明的師傅用白煤都沒有煉出鐵來，你們要用白煤煉鐵，真是想的松活！”

我又給他說：“黨說煉得出來，就一定煉得出來！”他說：“用白煤煉出鐵來，我用手板心煎雞蛋給你們吃！”說這句話時，他把手長長地伸向我們。

可是，有黨的領導、支持，我這個車間主任和全車間的姊妹們又堅決地執行了黨的指示，他爐師也拗不過去，還是只得用白煤煉鐵。那天，我們的爐師忽然親自上“陽橋”去下料，姊妹們都專心地看着，但叫人一眼就看得出來，他根本沒有信心用白煤煉出鐵來，煤有碗那樣大，礦石也比茶杯大，而且他是先下礦再下煤。姊妹們看到後，都大吃一驚，立即問他：

“爐師！是先倒礦石嗎？”連問三次，他都只答應一個“是”字。我和大家都很着急，又不好馬上阻止他這樣辦。同時，我又想到：萬一是爐師新學來的先進經驗呢？！只好耐着性子聽他的指揮。結果一兩鐵也沒有煉出來，又打“狗兒”了。他氣呼呼地說：“你們看見了嗎？白煤能煉出鐵來嗎？”大家想在心頭，嘴裏沒有答話。

我把這事情的經過向支書一說，張支書從區里要了一本用白煤煉鐵的書，帶到我們“婦女火箭爐”來，還親自看爐師下料。這回我見下料的順序是：煤——礦——石灰石，跟頭回不同了。我立即問他：“爐師！怎麼與頭回不同了？”叮住問了幾次，他才說：“頭回打‘狗兒’了，還要再打一次‘狗兒’才體面些嗎？”

這時，支書也想調走爐師，但對我們爐前操作的技术，還

是摸不着底。王順杰她們虽去金竹乡学习过，也沒有学炉前操作。那知姊妹們已經偷偷地学会了炉前操作的技术，把看火色、听风声、看查等已記得滾瓜溜熟了！每次出鉄，姊妹們都能默默断定，是“麻水鉄”还是“泡巴鉄”。支书知道这些情况以后，馬上提出調不調炉师的事，和我們商量，我們要求党相信我們有克服困难的力量，把炉师調走，讓我們独立作战；坚决向党保証：“一定用白煤炼出鉄来！”炉师捆起行李要走时，还向支书說：“我也没有什么本事，不过白果鉄厂总有高明炉师，都用白煤炼不出鉄来。姑娘們干劲是大，但是叽叽喳喳能干什么呢？”支书給他說：“別小看这些姑娘，她們都是水利工地上的打石英雄，啥子困难都能克服得了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炉师走后，支书亲自上炉子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們終于用白煤炼出了鉄。但只几百斤，而且是“泡巴鉄”。我想：“很多人都說白煤只能炼出‘泡巴鉄’，难道是真的嗎？”姊妹們对这个說法也不相信。第二次配料时，改变了煤和矿石的成份（煤由75%改为70%；矿石由25%改为30%）。并把煤捶成桐子瓣那样大；矿石也一律选中等的比包谷子大点。結果由每小时出一块鉄加快到20分钟出一块鉄，而且尽是“麻水鉄”，一次炼出了一千几百斤。战果报到区，区委立馬决定第二天来开現場会议。姊妹們一听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更加認真选矿、配料。第二天，区里六百多人敲鑼打鼓、扛起大紅旗、抬起大肥猪来給“妇女火箭炉”賀喜。那天，姊妹們当众出鉄，一过称，誰都称贊。但我們原来的炉师仍然不相信能出那么多，直等掌称的刘主任喊道：“妇女火箭炉”日产生鉄三千零五斤时，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服輸，还假心假意地說：“这些姑娘們是学了点技术哩！……炼出鉄来我也能跟着沾一点光嘛！”

在这次現場会议上，区委号召放“卫星”，迎国庆。炉师也想向姊妹們学点白煤炼鉄的技术才走。我們換班后支书說：

“把白煤煉鐵的經驗向爐師介紹一下吧！”

那知這個會成了說理會。姊妹們長期來別的一肚子氣，見到爐師就說開了，“爐師！請用手板心煎雞蛋給我們吃吧！”

“你說婦女不能在爐前操作，為啥煉出鐵來了呢？”“你用白煤煉鐵為啥老是打‘狗兒’？我們却煉出鐵來了！”爐師臉紅筋脹，頭也不好抬。但他不好意思向群眾服輸，還說：“是因為煤沒有煨好。”

我說：“我們也是用的那一窖煤呀！”

爐師干脆不開口了，象泥菩薩一樣坐在那里。支書幾次請他講話，他才吞吞吐吐的自圓其說地說：“我是吃酒多了……唉！還不是想試一試，放個把衛星。”

姊妹們都好笑。一個人悶起腦壳干，眼睛里根本沒有群眾，怎樣放得出衛星呢！支書批評了他，姊妹們都為自己的勝利高興。但是我們還把他當師傅看待，炒菜給他喝酒，介紹給他的經驗就是一條：堅決聽共產黨的話，依靠群眾的智慧。

爐師也表示有決心在國慶節前要与姊妹們一塊放“衛星”。我們“婦女火箭爐”的姊妹們給他拍了巴掌，以表示共同努力，放出衛星，上北京去見毛主席的決心。大家又想办法、找竅門，改手拉風箱為腳踏風箱，又裝熱風爐，還加熱紅砂，千方百計地增高爐子的溫度。國慶節前夕，鴨溪區煉鐵爐照紅了天空。姊妹們腳踏風箱的速度由每分鐘七十次增加到一百五十次。汗水濕透了衣服，頭髮上的汗水直往下滴，大家的情緒都很高。終於放出了五千一百一十斤的“衛星”，得了勝利紅旗。工棚壁頭上貼滿了賀信，其中也有爐師原來在的鐵廠的來信。在10月20日，“婦女火箭爐”又放出了一萬一千斤的大“衛星”。

為了在鋼鐵戰線上很快超過英美帝國主義，我們“婦女火箭爐”，還要放更大的“衛星”。我們堅信有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，我們就能使“衛星”一天比一天更高。

五女同心办工厂

張淑芳

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，我們貴陽市五个家庭妇女，破除了“妇女不能办工厂、女人不如男人”的迷信思想，办起了“五金汽車修配厂”。半年来，我們的厂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职工，积累了二千多元資金；原来不懂技术的家庭妇女，現在已成了鍛工、鉗工、車工，有的还学会了修理汽車零件。在办厂的过程中，我們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，体会到党对妇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胆的信任。

去年，我們也曾参加过街道組織的五金生产小組，搞了一个月，因为管理人員貪污，就散伙了。我們五个妇女不愿回家，要求参加附近的鉄器社。但他們說：“这是重工业，妇女不能参加。”我們碰了几处釘子后，只好暂时回到家里。今年我們听到党发出“全民办工业”的号召，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。我們想：現在該是实现自己当工人愿望的时候了。我們就按照党指出的“自力更生，白手起家”的办法去办工厂。沒有分文資金，我們就一面去找門路做小工，一面節約家庭开支，来筹备資金；不到一个月，就拼凑了二十多元。我們又找到了以前生产組的同志，要回三把老虎鉗和一台鉄礮，到河西路租了一間破屋子，自己动手搭了一个工棚，就开始干起来了。

工厂刚刚建起来，附近的“盲人加工厂”就来訂一批小螺絲。我們根本不懂小螺絲是怎样做的，但是不接貨怎么叫生产小組呢？只好壮起胆子把这批貨接了下来。別人問我們：“技

术怎样？能行嗎？’我們就說：“行！你們拿來好了。”

貨接下來，可把我們急壞了。幸好在生產組時，看到其他男同志做過這東西，我們就找來一個螺絲做樣子。可是從哪里下手呢？我們就去鐵器社找韓榮華、伍國良老師傅。韓師傅一下班，我們幾個就去鍾住他，一定要拉他來教。最初，我們打八磅重的大錘，連拿都拿不穩，一塊鐵夾出來打不到几錘就黑了，手打起了血泡，我們就一個接着一個打，一點也不歇氣。

韓師傅看我們這股干劲兒，本來想走也不好走了。他說：“我看見你們打鐵這樣子，心都酸了。沒人教你們一下也不行。只是要小心，不要一錘下來打着我的手。”就這樣，硬干苦磨，第一批產品終於出廠了。

我們把貨交給“盲人加工廠”，請他們提提意見，看產品合不合規格。但收貨的人眼睛看不見，只用手摸摸就說可以。我們想：這樣不行啊！這次不改進，下次產品的質量怎樣提高呢？我們不放心，又把螺絲交給一些老師傅看；誰知老師傅說：“很好，合乎規格。”我們高興極了。

我們每個人都熱愛着自己的工廠和工作。我們懂得：万丈高樓平地起，只要生產發展，生活就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，寧可省吃儉用，都要顧到廠里的資金和生產。因此，工廠成立一個多月以來，我們沒有動用过一分生產資金。有時為了將就老師傅下班教技術，我們就不回家，每天早上從家里吃一頓早飯出來，有時要到深夜才回家吃飯。沒有錢買潤滑油，就用肥皂水來代替；擦工具沒有布，就回家搜些破布來用。工棚只是個架子，有人提議買床席子來搭搭，遮太陽和大雨，因為要把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，也就不搭了。

工廠逐漸巩固下來後，我們就請了兩個技術工人做師傅，想邊生產邊學技術。但這兩個人思想意識都不好，一進廠就看不起我們，認為婦女辦不了大事，不懂技術，搞不出名堂，故

意與我們為難。在生產上，高興就干，不高興就走。我們看見紅爐燃起沒人掌握，自己就硬着來干，他倆還把我們當資方，一見收來加工費就要錢，如果不給，就亂說亂吵，不搞生產。為了按時交貨，我們就頂着干，生產忙時，一連干十八小時，有時忙得飯也顧不得吃，也要把加工貨及時送出去。我們一方面用實際行動來感動師傅，一方面對他們不正確的思想開展鬥爭。在接貨時，對個別不相信我們婦女的顧客，就加強宣傳，並拿加工貨給他們看，用事實來說服他們。為了解決接送貨的運輸困難，我們就自己接送。有一次，接了一批鉄鑄，每個重一百到兩百多公斤，開始抬腰都直不起來，經過幾天的鍛煉，堅持完成了接送任務；雖然抬得腰酸背痛，但我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。

原來，我們是瞞着家里辦廠的。有一次，黃以芬的媽問：“你們這些姑娘家成天在外面跑，深更半夜才回來，你到底搞些那樣？”黃以芬告訴她：“我們五個婦女在辦工廠！”媽高興極了，說：“了不起呀！如今婦女也能辦工廠，那太好了，你安心去吧！娃娃由我來管。”我們四人都把這事告訴了家里，得到了家里的支持，辦廠就更安心了。

辦工廠的事被街道辦事處知道了，通知批准了我們建立的工廠。他們還註出一大間房子給我們做廠房，又叫我們掛牌子。黨的信任和支持，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力量，但我們不懂什麼叫掛牌子，他們說：“這叫給廠取名字！”取什麼名字好呢？我們看到街上挂的都是某某修配廠，就商量取了個“五金汽車修配廠”的名字。

招牌挂出去後，有一天忽然開來一輛汽車，叫我們修理。天哪！這怎麼辦？修汽車可不是簡單的事呀！但我們看着自己打的招牌，不修怎麼行呢？當司機問我們修不修汽車時，就滿口答應下來了。等司機走後，我們就去找懂得修車的老師傅。

別人說：“哪有婦女會修汽車的，一個婦女，仰腳仰手睡在地下修汽車象個那樣。”但我們說：“男的能修汽車，女的就不能修嗎？不怕，不會我們要學！”我們立即鉆到汽車底下干起來。一些懂得修車的老師傅看不過，就來教我們。老師傅下零件，我們就在旁邊記，看零件是從什麼地方取下来的，并一個一個記下零件的名字。我和黃以芬又向別人借“鉗工手冊”來看。有熟識的司機過門口，我們就把他拉來問。另外，又買些破銅爛鐵來練手藝，邊做邊學，不久也就學會修汽車了。有的司機同志還表揚我們說：“你們修得好，修得快，服務態度好。”領導上為了培養我們，就把我調到其他大的汽車修配廠去學習，又派了十七個婦女到區屬廠學修理工、電焊工，做滾珠軸承等。這樣，我們修理的汽車越來越多了，到目前為止，全廠已修好十多部汽車。

我們在生产上取得這點小小的成績，也得到黨委的重視和羣眾的信任。市委第一書記伍嘉謨同志陪同雲南省箇舊市的代表到廠參觀，給了我們很大鼓舞。伍嘉謨同志對我們說：“黨很支持你們，要什麼就給你們什麼。”還獎給一面紅旗，我們感動得流出了眼淚。

在黨的領導下，我們廠一天天鞏固和壯大了，我們全廠職工決定進一步提高文化、技術水平，大搞技術革新，爭取到年底完成二十四萬元的產值。我們五個人學技術的指標，要爭取達到二、三級工的水平。明年年底爭取60%的學工達到一至二級工水平，40%的學工達到二、三級工水平。領導上已經表示：只要我們的生产任務完成得好，政府將向我們廠里投資，明年年底或后年初，就可發展到一千多人，建成婦女機器廠，以便更好地為鋼鐵、機械兩個元帥升帳服務。我們準備不久製造出婦女牌鼓風機、婦女牌合鉆和滾珠軸承等產品，還準備明年年底或后年初製造汽車。我們全廠婦女向黨保證一定要鼓足

干劲、力争上游，把我们的一切力量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！

女高炉上的尖兵——陈德玉

张国英 黄际强

在沿河县白石乡第一座女高炉旁，有一群年轻的姑娘，在日夜辛勤地劳动着，坚强、勇敢的女共青团员陈德玉就是这群姑娘的带头人。

第一座女高炉

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，陈德玉高兴得一夜不能入睡，她翻来复去的想着：怎样用实际行动响应党提出的“全民办钢铁”的号召。天一亮，她便去找孙秀碧、王德香等四个妇女商量，怎样上高炉。她们共同的回答是：我们明天就到高炉去。接着就到社里去报名。社主任立即支持了她们要求，更鼓起了她们踏上钢铁战线的勇气。就这样，以闪电般的速度，沿河县白石乡第一座妇女高炉诞生了。

陈德玉的愿望实现了。她想到自己是团支书，又是妇女代表，一定要团结好姊妹们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把全乡第一座妇女高炉办好，为钢铁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坚决干下去

但是到厂后，一切都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。这座妇女高炉，矗立在群山脚下，四周没有住房。在遮不住风雨的草棚

里，沒有凳子，沒有床鋪，連螞蟥和蛇也常來攪亂她們的休息。一天夜里突然傾盆大雨，螞蟥爬虫都鑽到草棚里來了；棚蓋也被揭走了；大家忍受着這一切，跑到風箱旁睡覺。但是，大家還要輪流不停地扯箱、加料、送炭、洗礦……，有幾個年輕的婦女，開始是一股熱情，現在却受不了了！思想逐漸動搖起來，七嘴八舌地議論着：

“比搞農業生產還惱火，回去算啦！”

“婦女不能上高爐呀？！”

“這個福分難得享。”

和陳德玉一齊來的四個婦女，都先後偷偷跑回去了。在這個時候，陳德玉絲毫沒有動搖。她想：自古以來沒有婦女進過工廠，現在有這樣好的條件，讓婦女在鋼鐵生產戰線上為祖國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，能退縮嗎？今年春天，婦女在黨的支持下，克服了困難，下了田、學會了使用新式農具，取得了大豐收，使那些輕視婦女的保守派服輸了的事實說明：“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”。再說，我是一個共產黨員，怕困難就不是劉胡蘭的好姊妹！我一定堅持干下去。她又第二次去動員孫秀碧等。但她們都借故孩子多，人手少走不開。孫秀碧婆母還說：“把我媳婦拉走，我沒有水吃你負責嗎？”這時陳德玉又想：你們不去，我決不能動搖。於是她又另外去動員胡志香、胡志珍、楊翠英她們：“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，婦女要為鋼鐵生產貢獻力量。婦女要有志氣，要為黨爭光，為婦女爭氣。”經她串連、發動，有四個姑娘和她一道來到了婦女高爐。後來，又有幾個婦女來了，她們的隊伍由四人增加到八人。在她的帶動下，大家動手搭好草棚，自己輪流煮飯……有秩序地生活着。共同的理想把她們的雄心凝結在一起：一定要煉出鐵來！

攻下技术堡垒

白石乡矿源丰富，历来是炼铁的基地；但是祖祖辈辈从没有妇女炼铁的事。陈德玉等几个姑娘进铁厂，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但是有保守思想的人对她们的作为却奇怪的难以理解。有的说：“妇女进厂，丢老人的脸”、“妇女气力小，干不下来”、“地下的老鼠想吃天上的飞鹅肉，真是想的稀奇”；甚至还有人说：“抱母鸡能打鱼，水老鸭不值钱了”、“妇女身挡火炉门，侮辱了金花小姐，抽不出铁来”……等等。陈德玉根本没有把这些不好听的话放在心上，一心一意学炼铁技术。

厂党支部非常爱护她们热情，并针对男女职工的思想认识，进行了大辩论。陈德玉一再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，浑身是劲，钻研技术的决心越来越大了。扯箱时，她全身酸痛，生满痱子，仍然坚持干下去。站在火门前，热辣辣的火光直往她脸上冲，一身痱子更是痒痛。扛起那九十多斤重的铁钩，不到二十分钟手都打起血泡了。这些困难都没有把她吓倒，在紧张的劳动中她愉快地歌唱着：“太阳出来红冬冬，高炉火苗烈熊熊；不怕火苗多么大，姐妹决心打冲锋。”

开始，陈德玉是学“阳桥”，在老师傅的帮助下，她很快就学会和掌握了上矿、加料的办法和技术操作过程。只几天的时间，一个人就能上阳桥了。

但是，学会当“老客”（炉门口的技师），是需要相当长的过程的。第一次，是妇女何月华学；她学了两三天就动摇起来，不愿学了。她对教她的老师傅晏继廷说：“天天守着这炉火，热都热累人啦，我抽箱去！”老师傅原来就不主张妇女当“老客”，他说：“算喽，还是回家去吧！‘老客’是男的当！”

陈德玉听到这句话，很不服气。她想：县委号召我们参加钢铁生产，如果我们遇到一点困难就吓退了，甚至不干了，那还象什么话呢！她又产生了一种雄勃勃的念头：炼铁！对，一定要炼出铁来！

“再大的火我也不怕，再难的技术也要学会它！”陈德玉坚定地对老师傅说：“我来当‘老客’吧，师傅。”

老师傅听到这句话，有些不大相信。黎师傅说：“来吗，搞两天你就会喊恼火的！”

“只要你们教，我就保证学会！”站在一旁的五十多岁的炉技师符功乾听到她这一说，高兴极了，马上答应了她的要求。符老师傅说：“我来教你，保证你一定学会。”

看吧：符老师把着她的手，边讲边做，教她怎样握“通条”、“铁钩”，怎样用力，怎样才能把铁水掏得出来。五天以后，老师傅便放心地让陈德玉一个人当“老客”了。

掌握第一炉铁水，对于陈德玉来说，是多么艰巨的技术啊！她唯恐铁水流不出来；但也因能为祖国钢铁生产贡献一分力量感到荣幸。

老师傅站在一边指教着，她一边按照学会的技术操作着。陈德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“河”：先打上池子后，一看到河里装满了又是亮晶晶的，就使劲地用“钩子”往宝石上一通。这时，火花四处飞溅，溅到了她的手膀上……也在这个时候，铁水流了出来。她高兴地对老师傅说：“出铁啦！”这时，她才察觉到自己的手膀红肿起来；但是，她想到党对她的支持和期望，就忘掉了一切痛苦，敷上土药又开始了紧张的劳动。晚上她仍然不休息，一直干到天亮。

学会了“出铁”的技术以后，老师傅又教当“老客”的第二项技术：怎样看气。

出了铁以后，满有经验的老师傅把炉洞的风管掀开，挖开

泥巴，伸头往风管一看，很快地就把鉄渣掏出了。陈德玉也跟着老师傅，往风管里看，边学边問：

“师傅，为哪样要掏鉄渣嘛！？”

“不掏呀，一是风进不去；二是炼出的鉄质量不高！”

“风管看好了又怎么安好呢？”

“拿着鈎板在里面比一下，看退出多少，就傳进去多少！”

最困难的技术是安“宝石”（流鉄水处安放的一种岩石）。陈德玉以坚强的毅力，攻克了这一堡垒。就是到了换班休息的时候，她也要跑去問老师傅：怎样安“宝石”。

有几次，陈德玉安好了宝石后，泥巴老是捏不在一起，她急的汗水直淌，連飯都忘記了吃，跑去找老师傅：

“老师傅！怎么捏才紧呢？”

老师傅一边吸着旱烟，一边耐心地回答說：“宝石烂了就要换；沒有煤每天也要松一下。不然，炼出的鉄水也要跑掉。换上宝石后，要把泥巴捏紧，中間留一絲縫就行啦——这就叫‘河’。用泥巴捏的时候，先捏口刀子，皮里留鸡冠子，再就成尖堆堆，最后捏成鞋底板！”

陈德玉听着老师傅的話，想着每一句話中的道理，进行試驗操作。第一次失敗，她沒有灰心；第二次失敗，她又繼續請教老师傅，結果，終于学会了。

陈德玉学习技术的出色成績，使那些“妇女身擋火炉，侮辱了金花小姐”……等等迷信、保守思想破产了。师傅晏繼廷后来也有些歉意的贊揚說：“我們要十几年才学会的技术，陈德玉小姑娘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。”

独立作战 首战告捷

陈德玉紧握着“通条”，在炉門前站着。她那圓脸挂着汗

水，被熊熊的火光映得通紅，一双烏黑而又明亮的眼睛，神情地注視着炉門的千變萬化。

“河馬上要滿了，師傅！”

接着，她又好像多年的“老客師”一樣，鎮靜地說：“河滿啦，快出鉄鑊，扯風箱的注意！”話剛落音，“呼、呼”的風箱聲更加有節奏的响着。

她掏出了一大堆鉄渣後，從水池里又拿起另一把“通條”，鏟上鉄灰，在炉前挖了一個四四方方的“沙池”。

看，她的動作多迅速、可又多緊張啊！她拿着“通條”，熟練地往“河”口一杵，象巨流一樣，火紅的鉄水流到了“沙池”里。這時，有節奏的風箱聲也跟着消逝了。

陳德玉的臉上顯出一絲勝利的笑容。她又加勁地用鉄鈎把前炉凝結了的鉄板拖到外面，興高采烈地數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、八；好呀，今天已經產了一千八百斤鉄啦，還有一個晚上呢！”

老師傅也顯出了勝利的微笑。她們看着煉出的一堆好鉄，情不自禁地說：“今天八炉鉄水沒有一點故障就流出來了，真了不起！”符功乾又對陳德玉說：“你已經出師啦，以後就当‘老客’吧！”

這是多么驕傲、多么自豪的語言啊！現在，陳德玉是這座高炉上出色的煉鉄能手，她領導着十二個婦女，日夜戰鬥在“婦女高炉”上，日產量已經達到了一千八百斤，超過了譙家區任何一座土高炉的日產量，使每一個來到這座土高炉的人感到詫異：這樣年輕的婦女，怎么就当上了“老客工”呢？真是賽過男子漢了。

幫助別人 共同前進

陳德玉不僅自己積極學習，掌握技術，而且還經常針對姐